

廣州話語音的內部差異

李新魁

中山大學中文系

廣州市使用的方言一般稱為廣州話。傳統廣州話本指廣州舊市區的話，近郊的方言不包括在內。但是由於近年來廣州的市區擴大了，在原来的荔灣、越秀、東山、海珠四區之外，增設了白雲、天河、芳村、黃埔四區，過去的近郊區變為新市區。新老市區各地的語音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近年來，我們《廣州方言誌》編寫組的同仁對新老市區各地的方言作了較為全面的調查，①大體上摸清了各地語音差異的情況。調查的方言點如下：

區 屬	村 鎮	語音代表點
老市區	荔 灣	西關
白 雲	人 和	鴉湖、蚌湖、高增
	龍 歸	南村
	神 山	五豐
	江 高	江村
	石 井	小坪、槎頭
	新 市	棠涌
	鐘落潭	五龍崗
	竹 料	竹料
	太 和	石湖
	九 佛	棠下、鳳尾、黃田
芳 村	東 滘	龍溪
海 珠	新 滘	滘滘、大塘、小洲
天 河	東 圃	黃村
黃 埔	黃 埔	文沖、夏園

我們每個鎮選擇一個比較大的、當地人認為其語音較有代表性的自然村（鄉）作為代表點。白雲區因為村鎮較多，選的點也就多一些。下面，分別從聲、韻、調三方面來談廣州市新、舊市區各點語音的差異。

一 聲母方面的差異②

廣州話的聲母共有二十個，它們是：

p 波 p' 婆 m 摸 f 科

t 多	t' 拖	n 挪	l 羅	
tʃ 左	tʃ' 初		ʃ 梳	j 也
k 哥	k' 卡	ŋ 我	h 何	
kw 瓜	kw' 夸			w 華
ϕ 阿				

各地的聲母類別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各個聲母在發音上有一些不同。當然，也有一些聲母所管的字混讀。其差異主要表現在下述各點。

1. 老市區的鼻音聲母 m、n、ŋ 是純粹的鼻音，但白雲區各點則多帶有同部位的塞音。各點的發音狀況也不完全相同：

有的側重於鼻音成分，讀為 m^b、n^d、ŋ^g，

如鐘落潭、太和。

有的側重於塞音成分，讀為 m^b、n^d、ŋ^g，

如龍歸、新市、神山、九佛。

有的兩者並重，讀為 mb、nd、ŋg，

如人和、江村、石井。

2. 廣州市各地，多有 n ~ l 不分的現象，中古泥母字多唸為 l。但各地的情況也有不同：白雲區西片的江村、石井、新市，東片的九佛以及海珠區的新滘唸為 l；白雲區中片的人和、鐘落潭、竹料、太和等則 n 與 l 基本不混，泥母字仍唸 n。其中的竹料、太和唸 n 時略帶塞音，唸為 n^d，這種發音是 n ~ l 不分的前奏。

3. 中古影紐開口一、二等字哀、安、奧等在廣州各地，有的讀為 ϕ（零聲母），有的與疑母字相混唸為 ŋ 或 ŋ^g、ŋg，有的是 ŋ ~ ϕ 兩讀。白雲區各點大體上是 ŋ、ϕ 分得清楚，有混者主要集中在西片江村、石井、新市等地。

4. 廣州話的圓唇化聲母 kw、kw'、w 與主元音為 ɔ 的韻母相拼時，有的地方失去圓唇成分而與 k、k' 相混，如鐘落潭、石井、黃埔等地。如光 k^wɔŋ → 岡 kɔŋ，國 k^wɔk → 各 kɔk。其他韻母字則仍有區別，如瓜 k^wa ≠ 家 ka，龜 k^wei ≠ 鷄 kei。

二 韻母方面的差異

廣州話常用的韻母有五十三個：

a 牙	ai 挨	au 敲	am 監	an 閑	aŋ 坑	ap 鴨	at 八	ak 客
	ei 矮	eu 歐	em 暗	en 恩	eŋ 肯	ep 急	et 不	ek 德
ɔ 河	ɔi 哀			ɔn 安	ɔŋ 康		ɔt 渴	ɔk 惡
		ou 奧			oŋ 空			ok 屋

ε 茄				εɲ 鏡		ek 尺
	ei 非			εɲ 英		ek 益
œ 靴				œɲ 香		œk 約
	θy 去		θn 春		θt 律	
i 衣		iu 妖	im 淹	in 烟	ip 葉	it 熱
u 烏	ui 會			un 碗		ut 活
y 于				yn 冤		yt 月
			m 唔		ɲ 五	

此外還有六個不常用的韻母：εu（寥 leu⁵⁵）、εm（鉗 k'em¹¹）、εn（虔 k'en¹¹）、εp（夾 kεp²²）、εt（□ t'εt⁵⁵）、œt（□ œt²²）。

各點在韻母方面的差異比較大，特別是白雲區。概括起來說：與老市區距離越遠的地方，其韻母的差別也就越大。例如人和——龍歸——石井——新市一綫，人和與老市區的差異就相當大，而新市因為很接近老市區，差別就比較小了。韻母方面的差異細說起來有下述各點。

1. 老市區沒有 i 介音，而人和、龍歸、石井、新市等地都有，人和、龍歸的 i- 特別明顯，其他各點多是處於似有似無之間。i- 的發音並不穩定。人和還有 y 介音，龍歸有 y、ϕ 兩種介音，都出現在 o、ɔ 元音之前。

2. 中古歌、戈韻字各地多唸為 ɔ，其中我、個兩字，人和、龍歸、鐘落潭、竹料、太和、石井、新市、神山、江村等地都唸為 ai；戈韻的過、果兩字，老市區及人和、太和唸 k^wɔ，而鐘落潭、竹料、石井、黃埔唸為 kɔ；采字各地說話音多唸為 tœ，龍歸唸 tyɔ，黃埔、東圃唸 tɔ；戈三三的茄字老市區唸 k'ε，人和唸 k'ia，鐘落潭、東圃、黃埔唸 k'œ；靴字各地多唸 hœ，龍歸則唸為 hyɔ。

3. 麻一三的馬、拿、沙、茶、牙等各地多唸為 a，沒有差異；麻三三的遮、車、蛇、舍、社、蔗等字人和唸 ia，龍歸唸 iε，石井唸 iə，均有 i 介音，其餘各點多同老市區作 ε。

4. 模韻的補、普、模、土、奴、路、租等字各點唸為 ou，文沖、小洲唸 u。本韻的疑母字吳、五、吾、梧、伍、午、誤等各地都唸為 ɲ（ɲu → ɲ）。中古的豪韻字高、告、傲、刀、討、陶、道、惱等石井、新市與老市區一樣唸為 ou，其他各點有的唸為 au（如鐘落潭）；有的 au（說話音）與 ou（讀書音）兩讀（如竹料、太和、江村、神山、新市）。離老市區較遠的唸 au 的較多，較近的唸 ou 較多。另外，老年人唸 au 的較多，青年人唸 ou 的較多。九佛把豪韻字唸為 ɔ，少數字唸 ou；小洲唸為 u，主元音進一步高化。二等肴韻字（如包、拋、爪）各地多唸為 au；宵、蕭韻字苗、小、召、燒、鳥、條等多唸 iu。人和的鴉湖對 p、t 組及一部分 tʃ 組字唸為 eu，k 組和另一部分 tʃ 組字唸為 ieu；蚌湖則多唸為 iau，龍歸唸

eu 和 ieu。這些地方的 i 還處於介音的地位，而老市區則變為主元音了。

5. 侯、尤韻字斗、頭、走、口、流、秋、九等各地多唸為 eu，蚌湖除一部分字也唸為 eu 之外，一部分字唸 ou，龍歸亦然。

6. 魚、虞韻的章、知、曉組聲母字豬、處、書、鼠和住、輸、樹、遇、雨等各點多同老市區唸為 y，人和、龍歸則唸為 ey（老市區也有個別字唸此音，如「除」字）。本韻的精、見組及來、日母字徐、呂、女、居、巨、區等各地多唸 ey，而龍溪唸為 ui，石井、文沖、小洲、東圃唸為 y。魚韻的莊組字阻、初、梳、所等各地都唸為 o；虞韻的唇音字付、父等各地唸 u（微母字巫、務唸 ou），相當一致。

7. 哈韻台、災、才、在等字在老市區唸為 oi，白雲區各點唸本韻字開口度都比較小，近於 oi，黃埔則是 ui。泰韻字蔡、害也是如此。相反，灰韻的杯、倍、每、會等字，老市區及其他地方多唸為 ui 而人和、新滘等地則唸為 oi，而與哈韻字合流。灰韻的舌、齒音字對、退、最等老市區等地唸為 ey，但人和、龍歸、東圃、小洲等地也唸為 oi，龍溪、黃埔則唸為 ui。二等皆、佳韻字排、階、派、柴、佳等各地都唸為 ai，沒有差別；而老市區唸為 ei 的祭、齊韻字如幣、例、世、米、底、體、禮、齊、西等各地也比較一致，只有少數字（如「批」）鐘落潭、太和、江村、新市等地唸為 ei。

8. 支、脂、之、微韻的離、企、比、幾、氣、其、己、你、尾等，老市區及各地多唸為 ei；而文沖、小洲唸為 i；同韻的 tʃ 組字此、斯、師、士、事、史等老市區唸為 i，而人和、鐘落潭、竹料、九佛則把這些字部分地唸為 ei（各地唸 ei 的字多寡不一），九佛、鐘落潭還把一部分字唸為 y。本韻的合口字吹、類、醉等各地多唸為 ey，小洲、東圃則唸 oi，文沖唸 ui，其韻尾不變為 y，主元音的舌位也較後、較低。本韻的牙、喉音字規、軌、季、威等各地多唸^wei，而人和、龍歸、文沖、東圃、小洲卻唸為^wei。

9. 收 -m/p 的覃、談/合、盍韻字貪、南、擔、談、三以及答、納、雜等字，各點多同老市區唸為 am/p；本韻的牙、喉音字感、坎、含、庵、甘、敢和合、盒、鴿等，各地多唸為 em/p，這個音是由較早的 om/p（南海等地讀此音）變來的。還有少量的字 a—e 混讀。老市區唸為 am/p 的，還有咸、銜/洽、狎韻的站、斬、咸、衫、監和眨、聞、夾、甲、押等。鹽、嚴、添/葉、業、帖等韻的廉、尖、穢、漸、臉、點、添、甜、念、兼和聶、獵、接、涉、劫、業等，各點多同老市區唸為 im/p，但人和唸為 iem/p（在 tʃ 組聲母後）或 em/p（在 t 組聲母後），而且 e 的開口度很大，近於 a；龍歸、九佛則唸為 iem/p 或 em/p。九佛也有唸為 im/p 的，與 iem/p 互補。收 -m/p 尾的凡/乏韻字凡、帆、范、犯、泛和法、乏等，現代廣州音已變為 -n/t 尾，而東圃、黃埔等地，則進一步變為 -ŋ/k。侵/緝韻的品、林、侵、心、沉、枕、任、今、禁、淫等和立、緝、集、習、濕、十、入等，除人和一帶唸為 em/p 或 iem/p 之外，其餘各點多同老市區唸為 em/p。

10. 老市區唸為 an/t 的字，一部分屬一等寒/曷韻的舌、齒音字如單、灘、但、難、蘭、贊、殘、散和達、擦、薩等；一部分屬二等刪、山/鑄、黠韻字如班、蠻、刪、奸、晏、盼、辦、山、艱、間、限和八、札、察、殺等；一部分屬三等元/月韻的唇音字如蕃、反、煩、飯、晚、萬和伐、罰、襪等。這些讀音各地沒有甚麼歧異，只有東圃、文沖一帶從 -n > -ŋ。寒/曷韻的牙、喉音字干、看、岸、罕、韓、安和割、渴、喝等，老市區及鐘落潭、竹料、石井、新市、江村等地唸為 ɔn/t，神山、小洲唸為 un/t，人和、龍歸唸為 ɒn/t，太和唸為 yn/t。這幾種不同的讀音都是 an/t 演變的結果。仙、元、先/薛、月、屑各三等韻字如箭、展、建、憲、仙、淺、面、片、變、天、田、年、先、見、顯、烟和滅、哲、舌、杰、結、潔等字，各地都唸為 in/t，人和唸為 iɛn/t (tʃ 組) 或 ɛn/t；龍歸唸 iɛn/t；九佛唸 i'ɛn/t 或 in/t，兩者互補；老市區唸為 un/t 的桓/末韻字官、觀、管、歡、碗(牙、喉音)和括、闊、活等，鐘落潭、竹料、太和、江村、石井各地都同作 un/t，人和則唸為 uɔn/t；唇音字般、叛、盤、滿和鉢、潑、末等也一樣，但其中有些字如漫、幔等各地則唸為 an，沒有差別。老市區唸為 un/t 的，還有魂/沒韻的本、門、悶和勃、沒等，各點也讀同此音，但人和作 uɔn/t，龍歸作 uɒn/t。同類之字如奔、噴、笨和不等，老市區唸為 ɛn/t 的，人和唸為 ɛn/t。桓/末韻的舌、齒音字短、團、暖、亂、鑽、酸和脫、撮等，各地多唸為 yn/t，但人和唸為 ɛn/t，龍歸唸 yɛn/t。仙、元、先/薛、月、屑韻的合口字全、宣、旋、轉、專、川、船、員、勸、元、原、寬、遠、犬、縣和劣、絕、雪、說、悅、月、越、日、決、血、穴等，各地也多唸為 yn/t，但人和的蚌湖多唸為 uan/t，鴉湖多唸為 iuɔn/t，龍歸多唸為 uɒn/t 或 yɒn/t。

11. 痕韻字根、很、恩和眞、臻、殷/質、櫛、迄韻的唇喉舌齒音字彬、貧、民、辛、珍、陳、眞、神、人、忍、巾、僅、因、斤、近、隱和筆、匹、密、七、疾、質、失、日、一等字，老市區和各地多唸為 ɛn/t，人和則唸 ɹn/t；文/物韻字分、焚、文、問、軍、羣、訓、云、運和掘、佛、物等，各地也唸為 ɛn/t，人和則唸為 ɛn/t。眞/質韻的舌、齒音字鱗、津、進、信、盡等，諄/術韻的舌、齒音字倫、俊、迅、准、春、唇、順和律、術、出等，老市區及人和、龍歸、鐘落潭、江村等地唸為 ɒn/t，竹料、新市、小洲卻唸為 eⁿ/t，唸 ɒ 與 e 各地多有分用的傾向，如人和甚少 ɛn/t 的字，多唸為 ɹn/t 或 ɛn/t，小洲對老市區唸為 ɒn/t 的字，則全唸為 ɛn/t。魂/物、諄/術的牙、喉音字滾、坤、困、昏、魂、溫 and 骨、忽以及均、勻、允等，各地多唸為 wɛn/t，人和則唸為 ɛn/t；魂/物韻的 t 組字敦、臀、盾、論和突、律等字，老市區唸為 ɒn/t，與 tʃ 組字村、寸、存等唸為 yn/t 有別，而人和、龍歸、太和則一律唸為 ɛn/t，與 t 組字相同。

12. 各地對唐/鐸韻字幫、旁、忙、當、糖和博、托、落以及江/覺韻字江、講和濁、捉等都唸為 ɔŋ/k，而對三等的陽/藥韻字如娘、亮、將、槍、想、長、昌、上、強、羊和略、着、脚、藥等的讀音，各地的差別就大了。老市區和多數地方唸為 œŋ/k，新市、文沖唸為 ɔŋ/k，石井、東圃唸為 iɔŋ/k，龍歸唸為 ɔɔŋ/k，人和把來母字唸為 uɔŋ/k，其他聲母字唸為 yɔŋ/k。本韻的莊組字裝、壯、瘡、創、床、

狀等除芳村的龍溪唸爲 æŋ 外，其餘各地唸 ɔŋ ；江/覺韻的莊組字窗、雙和桌、琢、啄等，各地也唸爲 æŋ/k ，新市、石井、人和則唸爲 ɔŋ/k 或 ioŋ/k 等。此外，人和把江韻字唸爲 oŋ ，元音的開口度較小（只莊組字例外），而東韻字反而多數唸爲 ɔŋ ，這與老市區等處相反。人和對冬、鍾韻字則多讀爲 oŋ ，與東韻不同。

13. 登/德韻字登、等、鄧、曾、肯和得、特、則、塞、克、黑等字，老市區唸爲 eŋ/k ，但鐘落潭、竹料、江村唸爲 ɛŋ/k ；蒸/職韻字冰、澄、蒸、稱、升、輿、應和力、息、直、色、職、食、式、極等，老市區與石井、新市、鐘落潭、黃埔等地唸 ɛŋ/k ，而人和、太和、文沖、小洲則與登/德韻一樣唸爲 eŋ/k 。對登、蒸韻字，廣州老市區的讀音分爲兩種情況：登韻字以唸 eŋ 爲主，蒸韻字以唸 ɛŋ 爲主，但鐘落潭、竹料、江村、石井、新市一綫，則以讀 ɛŋ/k 爲主，不讀或少讀 eŋ/k ；人和、太和、文沖、小洲等地則與之相反。二等的庚、耕/陌、麥韻字彭、猛、冷、生、省、更、坑、行、爭和拍、白、澤、格、客、責、革等，各地多唸爲 aŋ/k ；庚_三、清、青/陌_三、昔、錫等三、四等韻字兵、丙、平、病、明、京、敬、卿、慶、映、名、令、井、清、性、鄭、正、聲、成、並、丁、聽、定、青、星、形和璧、積、惜、席、夕、亦、的、敵、歷、析、擊等，老市區和鐘落潭、竹料、江村、新市、東圃、新滘等地唸爲 ɛŋ/k ，人和、太和、龍歸、文沖、小洲等地則唸爲 eŋ/k ，與登、蒸等的區別大體一致。上舉梗攝字在廣州音中多有文、白異讀，唸爲 ɛ 、 e 類的基本上屬於文讀系統。各地又多有白讀音，如人和、龍歸、太和把庚_三等韻字又唸爲 iaŋ/k ，黃埔唸爲 iaɛŋ/k ，鐘落潭、竹料、石井、江村多唸爲 ɛŋ/k （與老市區相同）。如名、命、正、聲、輕、青這些常用字，人和、龍歸、太和多有 $\text{iaŋ} \sim \text{eŋ}$ 兩讀，黃埔多有 $\text{iaɛŋ} \sim \text{ɛŋ}$ 兩讀，文沖、小洲多有 $\text{ɛŋ} \sim \text{eŋ}$ 兩讀，老市區及鐘落潭、竹料、江村等地則多有 $\text{ɛŋ} \sim \text{eŋ}$ 兩讀。總之， eŋ 、 ɛŋ 是較爲後起的讀音。庚、耕/陌、麥的合口字各地多唸爲 waŋ/k ，有的地方唸爲 $^{\text{w}}\text{eŋ/k}$ 或 weŋ/k ，如宏、轟等字。人和、太和、江村、石井、黃埔等地唸 $^{\text{w}}\text{eŋ}$ 的，鐘落潭、竹料等地唸爲 $^{\text{w}}\text{ɛŋ}$ 。庚_三、清、青韻的合口字兄、榮、永、瓊、營和疫字，老市區及鐘落潭、竹料等地讀與開口字相同（有的是 $\text{w} \rightarrow \text{v}$ ），唸爲 eŋ/k ，人和、太和等地則唸爲 ɛŋ/k 。由上述可知，老市區唸爲 eŋ/k 與 ɛŋ/k 的字，鐘落潭、竹料、江村等地多合流爲 ɛŋ/k ；人和、文沖、小洲等地，則多合爲 eŋ/k 。唸 ɛŋ/k 的，其白讀音主要是 ɛŋ/k ，唸 eŋ/k 的，其白讀音主要是 iaŋ/k 或 iaɛŋ/k 。九佛、石井、新市等地，這兩者沒有合流，有 eŋ 與 ɛŋ 的分別，其白讀音 ɛŋ/k 近似於 iaɛŋ/k ，與人和的 iaŋ/k 極爲接近。

三 聲調方面的差異

廣州市區的聲調類別及調值是：

上陰平 53 私	陰上 35 史	陰去 33 試	上陰入 55 篋
下陰平 55 詩			下陰入 33 劫

陽平 11 時 陽上 13 市 陽去 22 是 陽入 22 夾(動)
新入 35 夾(名)

各地聲調方面的差異情況如下：

1. 上陰平的調值，各地大體相同，只是鐘落潭、竹料唸為 33 調；下陰平的讀音各地多同老市區唸作 55 調，人和、龍歸、江村則唸為 45 調。特別是江村，是一個明顯的升調。神山則唸為 33 調。人和、龍歸、江村等處，唸為下陰平者多是名詞，如貓、蚊、槍、龜等。其他詞性的詞則多唸為上陰平，如鐵釘(45)——釘(53)鞋；水保(45)——保(53)水；單車(45)——車(53)水；戲班(45)——班(53)人，等等。另外，這些地方用陰平字來作人名時，一般以同一個字的上陰平調表男性（如英、珍，53 調），以下陰平調表女性（如 45）。這種情況不見於老市區。上、下陰平的辨義作用，原來的郊區表現得更為明顯。這兩個調的分別當是古音的遺留。對於現在的老市區來說，兩者的區別已逐漸淡化了。陽平調的調值各地基本相同。

2. 陰上的調值各地與老市區一致，都唸為 35 調；陽上則有一些差別：老市區唸為 13 調，鴉湖唸成 11 調，高增唸為 21 調，竹料則把陰、陽上合為一調。

3. 陰去各地都唸為 33 調，沒有分歧，九佛的鳳尾則合陽上與陰去為一，唸 13 調，有、厚、社、似等字讀與蓋、抗、漢等同調。陽去調各地都同老市區一樣唸為 22 調，但此調後半部許多地方都略降，實為 21 調。有的地方降得很明顯，如人和、龍歸、江村、石井、新市等地，本調的調值都近於 31 調。

4. 上陰入調各地均唸為 55 調，下陰入（原來一般稱為中入）各地的讀法也多相同，唸為 33 調。只是九佛的鳳尾唸為 24 調。陽入各地全作 22 調，沒有分歧。新入唸為 35 調，各地也大致相同。

5. 新市區鐘落潭、太和、石井、新市一帶，有一個唸為 24 或 213 的調，只出現於少數的詞上，都是口語中很「土」的音。這些詞(字)的調類來源比較複雜，可能是本地早期某一個變調形式的殘存。如石井的「裹粽」、「拐杖」，鐘落潭的「梅」、「臍」、「棍」，太和的「考試」、「蔗」、「創」、「洗衫」、「一件衫」等，都唸為此調。

綜觀廣州市各地語音的歧異，在聲母方面，主要的不同與鼻音聲母有關；而在韻母方面，主要的差異則與介音 i 的存廢及變化有關。主元音方面 a、o 的發音比較穩定，各地的差異主要表現在 e 元音身上，e 元音類也有較大的關係。而 e 和 e 這兩個元音，對於廣州方言來說，可能都是後起的音。聲調方面的分歧，則主要表現在上、下陰平及陽上與陰去之間的分合上面。

① 參加調查者除本人外，還有施其生、麥耘、陳定方諸位。本文所據者即為調查所得的材料，這裏特加說明，並對其他先生表示謝意。

② 本文所用音標全依作者原稿的國際音標，與本刊所慣用之粵語音標略有不同。